

「果然…最喜歡ねる。」

長濱睜開眼睛，意識到自己正好好的躺在床上，棉被也好端端的蓋著，臉上的表情不免有些失落。

今天依舊很忙。

但長濱喜歡這樣的生活，充實且幸福，畢竟這是上天賜與的禮物，與常人不同、十分嚮往的工作。

今天有些不對勁。

長濱的腦海裡正浮現今早那鑽入耳朵細微且低沉好聽的話語。

眼神會不經意的看向那魔咒的主人，儘管頭髮修剪的更短了，透露著一點男孩子氣，長濱眼裡她時而稚氣可愛的模樣，時而成熟脫俗的氣場，無法看透那對清澈的眼眸，都深深地吸引著長濱。

今天是怎麼了？

穿著西裝的平手看起來似乎有點疲倦，她拿下眼鏡並戳揉著眼睛，長濱感到心癢難耐，焦躁的抵著嘴看向四周，應該沒有人發現這樣的平手吧？

剛才發生的很突然。

平手睜開眼睛正好對到長濱的視線，漾開笑容朝長濱伸出了雙臂「ねる！」

陽光般愛嬌的天真樣貌，長濱不自覺的被感染了，走向平手環住對方，坐在椅子上的平手，下巴正好可以抵在半彎著身子的長濱肩窩。

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事。

「揶我。」

「誒？」

長濱發出連自己都驚訝的聲音，卻止不住心跳的鼓動，平手彆扭的聲音又在耳邊輕聲響起

「揶——我——」拖著音節撒嬌的語氣讓長濱覺得頭腦快缺氧了，斷斷續續的調節呼吸，心裡暖洋洋的「可以哦。」

這是真實的嗎？

長濱背對著平手半跪在地上，別過頭像邀請公主一樣的口吻，完全不在意自己是那隻馬匹「てち上來吧？」

一股重量從後背壓力上來，對力氣不小的長濱來說並不吃力，糾結著平手是否太輕了的同時，平手環過長濱的肩，緊緊貼在長濱背上。

平手炙熱的體溫和那柔軟的觸感，長濱的耳朵倏地竄紅，掙緊扣住平手富有彈性的大腿。

「果然…最喜歡ねる。」

長濱強忍著笑意，這夢是否太真實了一點，平手呼出的氣息穿透了髮絲打在長濱的耳後，揶著平手的長濱又稍微彎下上半身，幾不可聞的聲音囁語

「最喜歡てち了。」

這應該不是夢了吧？

長濱的眼睛望向前方牆上轉動的秒針。